

六祖大师法宝坛经

东土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
门人法海录

行由品第一.....	2
般若品第二.....	11
疑问品第三.....	17
定慧品第四.....	21
坐禅品第五.....	23
忏悔品第六.....	24
机缘品第七.....	29
顿渐品第八.....	42
护法品第九.....	47
付嘱品第十.....	49

行由品第一

时大师至宝林，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，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。师升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余人、儒宗学士三十余人、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，愿闻法要。大师告众曰：“善知识！菩提自性，本来清静；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善知识！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”

惠能严父，本贯范阳，左降流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遗，移来南海；艰辛贫乏，于市卖柴。时有一客买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；客收去，惠能得钱，却出门外，见一客诵经。惠能一闻经语，心即开悟，遂问客诵何经？

客曰：“《金刚经》。”

复问：“从何所来，持此经典？”

客云：“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，门人一千有余；我到此中礼拜，听受此经。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《金刚经》，即自见性，直了成佛。”

惠能闻说，宿昔有缘，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，令充老母衣粮，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。惠能安置母毕，即便辞违，不经三十余日，便至黄梅，礼拜五祖。

祖问曰：“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”

惠能对曰：“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惟求作佛，不求

余物。”

祖言：“汝是岭南人，又是獼獠，若为堪作佛？”

惠能曰：“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；獼獠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”五祖更欲与语，且见徒众总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务。

惠能曰：“惠能启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审和尚教作何务？”

祖云：“这獼獠根性大利！汝更勿言，着槽厂去。”惠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，经八月余。

祖一日忽见惠能，曰：“吾思汝之见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汝言，汝知之否？”

惠能曰：“弟子亦知师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。”

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：“吾向汝说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，来呈吾看。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，不得迟滞，思量即不中用！见性之人，言下须见。若如此者，抡刀上阵，亦得见之。”

众得处分，退而递相谓曰：“我等众人，不须澄心用意作偈，将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，必是他得。我辈谩作偈颂，枉用心力。”诸人闻语，总皆息心，咸言：“我等已后依止秀师，何烦作偈？”

神秀思惟：“诸人不呈偈者，为我与他为教授师。我须作偈，将呈和尚；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觅祖即恶，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？若不呈偈，终不得法。大难！大难！”

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间，拟请供奉卢珍画《楞伽经》变相及五祖血脉图，流传供养。神秀作偈成已，数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拟呈不得；前后经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秀乃思惟：“不如向廊下书着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数年，受人礼拜，更修何道？”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，书偈于南廊壁间，呈心所见。偈曰：

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

秀书偈了，便却归房，人总不知。秀复思惟：“五祖明日见偈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业障重，不合得法。圣意难测！”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五更。

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性。天明，祖唤卢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，忽见其偈，报言：“供奉！却不用画，劳尔远来。经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』但留此偈，与人诵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”令门人炷香礼敬，尽诵此偈，即得见性。门人诵偈，皆叹：“善哉！”

祖三更唤秀入堂，问曰：“偈是汝作否？”

秀言：“实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”

祖曰：“汝作此偈，未见本性，只到门外，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无上菩提，须得言下识自本心、见自本性，不生不灭。于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滞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；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一两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将来吾看；汝偈若入得门，付汝衣法。”神秀作礼而出。又经数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坐不乐。

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碓坊过，唱诵其偈。惠能一闻，便知此偈未见本性；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意。遂问童子曰：“诵者何偈？”

童子曰：“尔这獠獠不知，大师言『世人生死事大』，欲得传付衣法，令门人作偈来看。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，书无相偈，大师令人皆诵，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偈修，大有利益。”

惠能曰：“我亦要诵此，结来生缘。上人！我此踏碓八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。”童子引至偈前礼拜，惠能曰：“惠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”

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

惠能闻已，遂言：“亦有一偈，望别驾为书。”

别驾言：“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！”

惠能向别驾言：“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可轻于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没意智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”

别驾言：“汝但诵偈，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”

惠能偈曰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

书此偈已，徒众总惊，无不嗟讶，各相谓言：“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？”

祖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鞋擦了偈，曰：“亦未见性。”众以为然。

次日，祖潜至碓坊，见能腰石舂米，语曰：“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乎？”

乃问曰：“米熟也未？”

惠能曰：“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。”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会祖意，三鼓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；为说《金刚经》，至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惠能言下大悟——“一切万法，不离自性”。

遂启祖言：何期自性，本自清静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灭；

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无动摇；

何期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

祖知悟本性，谓惠能曰：“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；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”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及衣。云：“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流布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听吾偈曰：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既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”

祖复曰：“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传此衣，以为信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；自古佛佛惟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。衣为争端，止汝勿传；若传此衣，命如悬丝。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”

惠能启曰：“向甚处去？”

祖云：“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”

惠能三更领得衣，云：“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”

五祖言：“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，祖令上船，五祖把橹自摇。

惠能言：“请和尚坐，弟子合摇橹。”

祖云：“合是吾渡汝。”

惠能曰：“迷时师度，悟了自度；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惠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付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”

祖云：“如是，如是！以后佛法，由汝大行。汝去三年，吾方逝

世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；不宜速说，佛法难起。”

惠能辞违祖已，发足南行，两月中间，至大庾岭。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。一僧俗姓陈，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麤糙，极意参寻，为众人先，趁及惠能。

惠能掷下衣于石上，曰：“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”能隐草莽中。

惠明至，提掇不动，乃唤云：“行者！行者！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”惠能遂出，盘坐石上。

惠明作礼云：“望行者为我说法。”

惠能云：“汝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。”明良久。

惠能云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”惠明言下大悟。

复问云：“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”

惠能云：“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边。”

明曰：“惠明虽在黄梅，实未省自己面目，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惠明师也。”

惠能曰：“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师黄梅，善自护持。”

明又问：“惠明今后向甚处去？”

惠能曰：“逢袁则止，遇蒙则居。”明礼辞。

惠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一

十五载，时与猎人随宜说法。猎人常令守网，每见生命，尽放之。每至饭时，以菜寄煮肉锅；或问，则对曰：“但吃肉边菜。”

一日，思惟：“时当弘法，不可终遯。”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。时有风吹幡动，一僧曰“风动”，一僧曰“幡动”，议论不已。

惠能进曰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一众骇然。印宗延至上席，征诘奥义，见惠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

宗云：“行者定非常人，久闻黄梅衣法南来，莫是行者否？”

惠能曰：“不敢！”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，出示大众。

宗复问曰：“黄梅付嘱，如何指授？”

惠能曰：“指授即无，惟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”

宗曰：“何不论禅定解脱？”

能曰：“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”

宗又问：“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”

惠能曰：“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『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』佛言：『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无常；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；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』。蕴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；无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”

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，言：“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

犹如真金。”于是为惠能薙发，愿事为师。惠能遂于菩提树下，开东山法门。

“惠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，今日得与使君、官僚、僧尼、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？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惠能自智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令净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”一众闻法，欢喜作礼而退。

般若品第二

次日，韦使君请教。师升座，告大众曰：“总净心念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复云：“善知识！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；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。当知愚人、智人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吾今为说『摩诃般若波罗蜜』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。志心谛听，吾为汝说。”

善知识！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识自性般若，犹如说食不饱；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

善知识！“摩诃般若波罗蜜”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。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；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。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。

何名“摩诃”？“摩诃”是大。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瞋无喜、无是无非、无善无恶、无有头尾。诸佛刹土，尽同虚空；世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；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

善知识！莫闻吾说空，便即着空。第一莫着空，若空心静坐，即着无记空。

善知识！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，日月星宿、山河大地、泉源溪涧、草木丛林、恶人善人、恶法善法、天堂地狱、一切大海、须弥诸

山，总在空中；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

善知识！自性能含万法是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。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名之为大，故曰“摩诃”。

善知识！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；此一辈人不可与语，为邪见故。

善知识！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；用即了了分明，应用便知一切；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；去来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。

善知识！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用意，名为真性自用，一真一切真。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；口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；恰似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；非吾弟子！

善知识！何名“般若”？“般若”者，唐言智慧也。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愚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，即般若绝；一念智，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见般若；口说般若，心中常愚；常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说空，不识真空。般若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；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

何名“波罗蜜”？此是西国语，唐言到彼岸，解义离生灭。着境生灭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为此岸；离境无生灭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号“波罗蜜”。

善知识！迷人口念，当念之时，有妄有非；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

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

善知识！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；前念着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

善知识！“摩诃般若波罗蜜”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从中出。当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蕴烦恼尘劳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变三毒为戒定慧。

善知识！我此法门，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。何以故？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。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。无忆、无着，不起诳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

善知识！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须修般若行。持诵《金刚般若经》即得见性，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能具说。此法门是最上乘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；小根小智人闻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，城邑聚落悉皆漂流，如漂草叶；若雨大海，不增不减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闻说《金刚经》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常观照故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从天有，元是龙能兴致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、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，百川众流却入大海，合为一体；众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！小根之人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根性小者

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长；小根之人，亦复如是。元有般若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，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缘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，犹如大云覆盖于日，不得风吹，日光不现。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。迷心外见，修行觅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；若开悟顿教，不执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

善知识！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；能修此行，与《般若经》本无差别。善知识！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、大小二乘、十二部经，皆因人置，因智慧性方能建立。若无世人，一切万法本自不有，故知万法本自人兴，一切经书因人说有。缘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为小人，智为大人。愚者问于智人，智者与愚人说法；愚人忽然悟解心开，即与智人无别。

善知识！不悟，即佛是众生；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。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《菩萨戒经》云：“我本元自性清净。”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《净名经》云：“实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”

善知识！我于忍和尚处，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。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谓“化导令得见性”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识能发起故。三世诸佛、十二部

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；若一向执谓『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』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，若起邪迷，妄念颠倒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若起正真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。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善知识！智慧观照，内外明彻，识自本心。若识本心，即本解脱；若得解脱，即是般若三昧；般若三昧即是无念。何名无念？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着，是为无念。用即遍一切处，亦不着一处；但净本心，使六识出六门，于六尘中不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滞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脱，名无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当令念绝，即是法缚，即名边见。善知识！悟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；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悟无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

善知识！后代得吾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，如事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；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，损彼前人，究竟无益。恐愚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断佛种性。

善知识！吾有一“无相颂”，各须诵取。在家、出家但依此修；若不自修，惟记吾言，亦无有益。听吾颂曰：

说通及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；唯传见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

法即无顿渐，迷悟有迟疾；只此见性门，愚人不可悉。

说即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。烦恼暗宅中，常须生慧日；
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除；邪正俱不用，清净至无余。
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；净心在妄中，但正无三障。
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；常自见己过，与道即相当。
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恼。离道别觅道，终身不见道；
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懊。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；
自若无道心，闇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；
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；
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；憎爱不关心，长伸两脚卧。
欲拟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；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现。
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
正见名出世，邪见名世间；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
此颂是顿教，亦名大法船；迷闻经累劫，悟则刹那间。

师复曰：“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，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。
”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，无不省悟。一时作礼，皆叹：“善哉！何期岭南有佛出世。”

疑问品第三

一日，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。斋讫，刺史请师升座，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，问曰：“弟子闻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。今有少疑，愿大慈悲，特为解说。”

师曰：“有疑即问，吾当为说。”

韦公曰：“和尚所说，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？”

师曰：“是。”

公曰：“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，帝问云：『朕一生造寺度僧、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』达摩言：『实无功德。』弟子未达此理，愿和尚为说。”

师曰：“实无功德，勿疑先圣之言。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。造寺度僧、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便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”

师又曰：“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；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礼是德；自性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；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若觅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轻，常行普敬。心常轻人，吾我不断，即自无功；自性虚妄不实，即自无德；为吾我自大，常轻一切故。善知识！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；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善知识！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，是以福德

与功德别。武帝不识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。”

刺史又问曰：“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。请和尚说，得生彼否？愿为破疑。”

师言：“使君善听，惠能与说。世尊在舍卫城中，说西方引化，经文分明，去此不远。若论相说，里数有十万八千，即身中十恶八邪，便是说远。说远，为其下根；说近，为其上智。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；迷悟有殊，见有迟疾。迷人念佛，求生于彼；悟人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：『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』使君东方人，但心净即无罪；虽西方人，心不净亦有愆。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愿东愿西；悟人在处一般，所以佛言：『随所住处恒安乐。』使君心地但无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遥；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到。今劝善知识！先除十恶，即行十万；后除八邪，乃过八千。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到如弹指，便睹弥陀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；不悟，念佛求生，路遥如何得达？惠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各愿见否？”

众皆顶礼云：“若此处见，何须更愿往生？愿和尚慈悲，便现西方，普令得见。”

师言：“大众！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耳鼻舌是门。外有五门，内有意门。心是地，性是王；王居心地上。性在，王在；性去，王无。性

在，身心存；性去，身心坏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，即是众生；自性觉，即是佛。慈悲，即是观音；喜舍，名为势至；能净，即释迦；平直，即弥陀。人我是须弥，邪心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瞋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善知识！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；除人我，须弥倒；去邪心，海水竭；烦恼无，波浪灭；毒害忘，鱼龙绝。自心地上觉性如来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静，能破六欲诸天。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一时消灭，内外明彻，不异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？”

大众闻说，了然见性，悉皆礼拜，俱叹：“善哉！”唱言：“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一时悟解。”

师言：“善知识！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东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恶。但心清静，即是自性西方。”

圭公又问：“在家如何修行？愿为教授！”

师言：“吾与大众说无相颂，但依此修，常与吾同处无别。若不作此修，剃发出家，于道何益？颂曰：

心平何劳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禅？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怜，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喧。若能钻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，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贤。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施钱。菩提只向心觅，何劳向外求玄？听说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。”

师复曰：“善知识！总须依偈修行，见取自性，直成佛道。时不相待，众人且散，吾归曹溪。众若有疑，却来相问。”时刺史官僚、在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

定慧品第四

师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！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勿迷，言定慧别。定慧一体，不是二；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；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。若识此义，即是定慧等学。诸学道人，莫言先定发慧、先慧发定各别。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。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；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一如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于诤；若诤先后，即同迷人。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

善知识！定慧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。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；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。名虽有二，体本同一。此定慧法，亦复如是。”

师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！一行三昧者，于一切处，行、住、坐、卧常行一直心是也。《净名经》云：『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』莫心行谄曲，口但说直；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。但行直心，于一切法勿有执着。迷人着法相，执一行三昧，直言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善知识！道须通流，何以却滞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；心若住法，名为自缚。若言常坐不动，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维摩诘诃。善知识！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观静，不动不起，从此置功。迷人不会，便执成颠，如此者众。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错。”

师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！本来正教，无有顿渐，人性自有利钝。迷人渐修，悟人顿契，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，所以立顿渐之

假名。

善知识！我此法门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

于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触刺欺争之时，并将为空，不思酬害，念念之中不思前境。若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于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。此是以无住为本。

善知识！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；能离于相，则法体清静。此是以无相为体。

善知识！于诸境上心不染，曰无念；于自念上常离诸境，不于境上生心。若只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为大错。学道者思之。若不识法意，自错犹可，更劝他人；自迷不见，又谤佛经。所以立无念为宗。

善知识！云何立无念为宗？只缘口说见性迷人，于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。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。故此法门，立无念为宗。

善知识！无者无何事？念者念何物？无者，无二相，无诸尘劳之心；念者，念真如本性。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；真如若无，眼耳鼻声当时即坏。善知识！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，故经云：『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』”

坐禅品第五

师示众云：“此门坐禅，元不着心，亦不着净，亦不是不动。若言着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无所著也。若言着净，人性本净，由妄念故，盖覆真如，但无妄想，性自清净。起心着净，却生净妄。妄无处所，著者是妄；净无形相，却立净相，言是工夫。作此见者，障自本性，却被净缚。善知识！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善知识！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。若着心着净，即障道也。”

师示众云：“善知识！何名坐禅？此法门中，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；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

善知识！何名禅定？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若着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，只为见境思境即乱。若见诸境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！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；外禅内定，是为禅定。《菩萨戒经》云：『我本性元自清净。』善知识！于念念中，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”

忏悔品第六

时大师见广韶泊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，于是升座告众曰：“来！诸善知识！此事须从自性中起。于一切时，念念自净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心佛，自度、自戒，始得不假到此。既从远来，一会于此，皆共有缘，今可各各胡跪，先为传『自性五分法身香』，次授『无相忏悔』。”众胡跪。

师曰：“一、戒香：即自心中无非、无恶、无嫉妒、无贪瞋、无劫害，名戒香。二、定香：即睹诸善恶境相，自心不乱，名定香。三、慧香：自心无碍，常以智慧观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，虽修众善，心不执着，敬上念下，矜恤孤贫，名慧香。四、解脱香：即自心无所攀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自在无碍，名解脱香。五、解脱知见香：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不可沉空守寂，即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无我、无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易，名解脱知见香。

善知识！此香各自内熏，莫向外觅。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，灭三世罪，令得三业清净。善知识！各随我语，一时道：『弟子等，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；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销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，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憍诳染；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销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，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；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销灭，永不复起。』

善知识！已上是为『无相忏悔』。云何名忏？云何名悔？忏者，忏其前愆；从前所有恶业、愚迷、憍诳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尽忏，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悔者，悔其后过；从今已后，所有恶业、愚迷、憍诳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，故称忏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忏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后过。以不悔故，前愆不灭，后过又生。前愆既不灭，后过复又生，何名忏悔？

善知识！既忏悔已，与善知识发『四宏誓愿』，各须用心正听：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，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，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。善知识！大家岂不道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？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。善知识！心中众生，所谓邪迷心、诳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恶毒心，如是等心，尽是众生，各须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自性自度？即自心中邪见、烦恼、愚痴众生，将正见度。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，各各自度。邪来正度，迷来悟度，愚来智度，恶来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为真度。又烦恼无边誓愿断，将自性般若智，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。又法门无尽誓愿学，须自见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学。又无上佛道誓愿成，既常能下心，行于真正，离迷、离觉，常生般若，除真、除妄，即见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常念修行，是愿力法。善知识！今发四宏愿了，更与善知识授『无相三归依戒』。

善知识！归依觉，两足尊；归依正，离欲尊；归依净，众中尊。

从今日去，称觉为师，更不归依邪魔外道。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，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。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自心归依觉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离财色，名两足尊。自心归依正，念念无邪见，以无邪见故，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，名离欲尊。自心归依净，一切尘劳爱欲境界，自心皆不染着，名众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归依。凡夫不会，从日至夜受三归戒。若言归依佛，佛在何处？若不见佛，凭何所归？言却成妄。善知识！各自观察，莫错用心。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，不言归依他佛。自佛不归，无所依处。今既自悟，各须归依自心三宝，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归依也。

善知识！既归依自三宝竟，各各志心，吾与说『一体三身自性佛』，令汝等见三身，了然自悟自性。总随我道：『于自色身归依清淨法身佛，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，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。』善知识！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归。向者三身佛，在自性中，世人总有，为自心迷，不见内性，外觅三身如来，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听说！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从自性生，不从外得。

何名清淨法身佛？世人性本清淨，万法从自性生。思量一切恶事，即生恶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、日月常明，为浮云盖覆，上明下暗；忽遇风吹云散，上下俱明，万象皆现。世人性常浮游，如彼天云。善知识！智如日，慧如月；智

慧常明，于外着境，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，不得明朗。若遇善知识，闻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内外明彻，于自性中，万法皆现。见性之人，亦复如是。此名清净法身佛。善知识！自心归依自性，是归依真佛。自归依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谄曲心、吾我心、诳妄心、轻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见己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是自归依。常须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，更无滞碍，是自归依。

何名圆满报身？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过不可得；常思于后，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。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名为实性。于实性中，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恶，灭万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恒沙恶尽，直至无上菩提。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。

何名千百亿化身？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；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。思量恶事，化为地狱；思量善事，化为天堂。毒害，化为龙蛇；慈悲，化为菩萨。智慧，化为上界；愚痴，化为下方。自性变化甚多，迷人不能省觉。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；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。此名自性化身佛。

善知识！法身本具，念念自性自见，即是报身佛。从报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归依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归依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识自性佛。吾有一无相颂，若能

诵持，言下令汝积劫迷罪，一时销灭。颂曰：

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；布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元来造。

拟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但向心中除罪缘，各自性中真忏悔；

忽悟大乘真忏悔，除邪行正即无罪。学道常于自性观，即与诸佛同一类。

吾祖唯传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。若欲当来觅法身，离诸法相心中洗。

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后念忽绝一世休。若悟大乘得见性，虔恭合掌至心求。”

师言：“善知识！总须诵取，依此修行，言下见性。虽去吾千里，如常在吾边；于此言下不悟，即对面千里，何勤远来？珍重，好去！

”一众闻法，靡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

机缘品第七

师自黄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无知者。时有儒士刘志略，礼遇甚厚。志略有姑为尼，名无尽藏，常诵大涅槃经。师暂听，即知妙义，遂为解说。

尼乃执卷问字，师曰：“字即不识，义即请问。”

尼曰：“字尚不识，焉能会义？”

师曰：“诸佛妙理，非关文字。”

尼惊异之，遍告里中耆德云：“此是有道之士，宜请供养。”

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，竞来瞻礼。时宝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已废，遂于故基重建梵宇，延师居之，俄成宝坊。师住九月余日，又为恶党寻逐，师乃遁于前山，被其纵火焚草木，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。石今有师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纹，因名“避难石”。师忆五祖怀、会止藏之嘱，遂行隐于二邑焉。

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。初参祖师，问曰：“即心即佛，愿垂指谕。”师曰：“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；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说，穷劫不尽。听吾偈曰：

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；定慧等持，意中清净。

悟此法门，由汝习性；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。”

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偈赞曰：

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。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物。

僧法达，洪州人，七岁出家，常诵法华经。来礼祖师，头不至地，祖诃曰：“礼不投地，何如不礼？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蕴习何事耶？”

曰：“念法华经，已及三千部。”

祖曰：“汝若念至万部，得其经意，不以为胜，则与吾偕行。汝今负此事业，都不知过。听吾偈曰：

礼本折慢幢，头奚不至地？有我罪即生，忘功福无比。”

师又曰：“汝名什么？”

曰：“法达。”

师曰：“汝名法达，何曾达法？”复说偈曰：

汝今名法达，勤诵未休歇。空诵但循声，明心号菩萨。

汝今有缘故，吾今为汝说；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

达闻偈，悔谢曰：“而今而后，当谦恭一切。弟子诵法华经，未解经义，心常有疑，和尚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。”

师曰：“法达，法即甚达，汝心不达；经本无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经，以何为宗？”

达曰：“学人根性暗钝，从来但依文诵念，岂知宗趣？”

师曰：“吾不识文字，汝试取经诵一遍，吾当为汝解说。”

法达即高声念经，至譬喻品，师曰：“止！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，纵说多种譬喻，亦无越于此。何者因缘？经云：『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』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见也。世人外迷

着相，内迷着空。若能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是为开佛知见。佛，犹觉也，分为四门：开觉知见、示觉知见、悟觉知见、入觉知见。若闻开示，便能悟入，即觉知见，本来真性而得出现。汝慎勿错解经意，见他道『开示悟入』，自是佛之知见，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见，何用更开？汝今当信佛知见者，只汝自心，更无别佛。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，贪爱尘境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，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，劝令寢息，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，故云开佛知见。吾亦劝一切人，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。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瞋、嫉妒、谄佞、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开众生知见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知见。汝须念念开佛知见，勿开众生知见。开佛知见，即是出世；开众生知见，即是世间。汝若但劳劳执念，以为功课者，何异牝牛爱尾？”

达曰：“若然者，但得解义，不劳诵经耶？”

师曰：“经有何过，岂障汝念？只为迷悟在人，损益由己。口诵心行，即是转经；口诵心不行，即是被经转。听吾偈曰：

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诵经久不明，与义作雠家。

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；有无俱不计，长御白牛车。”

达闻偈，不觉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师曰：“法达从昔已来，实未曾转法华，乃被法华转。”

再启曰：“经云：『诸大声闻乃至菩萨，皆尽思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』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见，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谤。又经说三车，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，如何区别？愿和尚再垂开示。”

师曰：“经意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饶伊尽思共推，转加悬远。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，此理若不肯信者，从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却白牛车，更于门外觅三车。况经文明向汝道『唯一佛乘，无有余乘』，若二、若三，乃至无数方便、种种因缘、譬喻言词，是法皆为一佛乘故。汝何不省？三车是假，为昔时故；一乘是实，为今时故。只教汝去假归实，归实之后，实亦无名。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无用想，是名持法华经。从劫至劫，手不释卷；从昼至夜，无不念时也。”达蒙启发，踊跃欢喜，以偈赞曰：

经诵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。未明出世旨，宁歇累生狂？

羊鹿牛权设，初中后善扬。谁知火宅内，元是法中王。

师曰：“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。”达从此领玄旨，亦不辍诵经。

僧智通，寿州安丰人，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，而不会三身四智，礼师求解其义。

师曰：“三身者：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身，即名有身无智；若悟

三身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听吾偈曰：

自性具三身，发明成四智；不离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

吾今为汝说，谛信永无迷；莫学驰求者，终日说菩提。”

通再启曰：“四智之义，可得闻乎？”

师曰：“既会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问耶？若离三身，别谈四智，此名有智无身。即此有智，还成无智。”复说偈曰：

大圆镜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

妙观察智见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圆镜；

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；

若于转处不留情，繁兴永处那伽定。

“如上转识为智也。教中云：『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，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。』虽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转，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。”通顿悟性智，遂呈偈曰：

三身元我体，四智本心明，身智融无碍，应物任随形；

起修皆妄动，守住匪真精。妙旨因师晓，终亡染污名。

僧智常，信州贵溪人，髫年出家，志求见性。一日参礼，师问曰：“汝从何来，欲求何事？”

曰：“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，蒙示见性成佛之义，未决狐疑，远来投礼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”

师曰：“彼有何言句，汝试举看。”

曰：“智常到彼，凡经三月，未蒙示诲。为法切故，一夕独入丈室，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大通乃曰：『汝见虚空否？』对曰：『见。』彼曰：『汝见虚空有相貌否？』对曰：『虚空无形，有何相貌？』彼曰：『汝之本性，犹如虚空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；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无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源清静、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，亦名如来知见。』学人虽闻此说，犹未决了，乞和尚开示。”

师曰：“彼师所说，犹存见知，故令汝未了，吾今示汝一偈：

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；
不知一法守空知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
此之知见瞥然兴，错认何曾解方便；
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现。”

常闻偈已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：

无端起知见，着相求菩提；情存一念悟，宁越昔时迷。
自性觉源体，随照枉迁流。不入祖师室，茫然趣两头。

智常一日问师曰：“佛说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愿为教授。”

师曰：“汝观自本心，莫着外法相，法无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：见闻转诵是小乘，悟法解意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；万法尽通，万法俱备，一切不染，离诸法相，一无所得，名最上乘。乘是行义，不

在口争。汝须自修，莫问吾也。一切时中，自性自如。”莹礼谢，执侍终师之世。

僧志道，广州南海人也。请教曰：“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，十载有余，未明大意，愿和尚垂诲。”

师曰：“汝何处未明？”

曰：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；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于此疑惑。”

师曰：“汝作么生疑？”

曰：“一切众生皆有二身，谓色身、法身也。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；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经云：『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』者，不审何身寂灭、何身受乐？若色身者，色身灭时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乐；若法身寂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？又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，一体五用。生灭是常，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摄用归体。若听更生，即有情之类，不断不灭；若不听更生，则永归寂灭，同于无情之物。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，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？”

师曰：“汝是释子，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？据汝所说，即色身外别有法身，离生灭求于寂灭。又推涅槃常乐，言有身受用，斯乃执吝生死、耽着世乐。汝今当知，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，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，好生恶死，念念迁流，不知梦幻虚假，枉受轮回，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，终日驰求。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

真乐：刹那无有生相，刹那无有灭相，更无生灭可灭，是则寂灭现前，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谓常乐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，岂有一体五用之名？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谤佛毁法。听吾偈曰：

无上大涅槃，圆明常寂照；凡愚谓之死，外道执为断，
诸求二乘人，目以为无作；尽属情所计，六十二见本。
妄立虚假名，何为真实义？惟有过量人，通达无取舍，
以知五蕴法，及以蕴中我，外现众色像，一一音声相；
平等如梦幻，不起凡圣见，不作涅槃解，二边三际断。
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；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
劫火烧海底，风鼓山相击，真常寂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

吾今强言说，令汝舍邪见。汝勿随言解，许汝知少分。”志道闻偈大悟，踊跃作礼而退。

行思禅师，生吉州安城刘氏。闻曹溪法席盛化，径来参礼。遂问曰：“当何所务，即不落阶级？”。

师曰：“汝曾作什么来？”

曰：“圣谛亦不为。”

师曰：“落何阶级？”

曰：“圣谛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”师深器之，令思首众。

一日，师谓曰：“汝当分化一方，无令断绝。”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宏法绍化。谥号宏济禅师。

怀让禅师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谒嵩山安国师，安发之曹溪参叩。让至，礼拜，师曰：“甚处来？”

曰：“嵩山。”

师曰：“什么物？恁么来？”

曰：“说似一物即不中。”

师曰：“还可修证否？”

曰：“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”

师曰：“即此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罗讖：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。应在汝心，不须速说。”让豁然契会，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，日臻玄奥。后往南岳，大阐禅宗。敕谥大慧禅师。

永嘉玄觉禅师，温州戴氏子。少习经论，精天台止观法门，因看《维摩经》，发明心地。偶师弟子玄策相访，与其剧谈，出言暗合诸祖。

策云：“仁者得法，师谁？”

曰：“我听方等经论，各有师承，后于《维摩经》悟佛心宗，未有证明者。”

策云：“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，尽是天然外道。”

曰：“愿仁者为我证据。”

策云：“我言轻。曹溪有六祖大师，四方云集，并是受法者。若去，则与偕行。”觉遂同策来参，绕师三匝，振锡而立。

师曰：“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。大德自何方而来，生大我慢？”

觉曰：“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”

师曰：“何不体取无生、了无速乎？”

曰：“体即无生，了本无速。”

师曰：“如是，如是！”玄觉方具威仪礼拜，须臾告辞。

师曰：“返太速乎？”

曰：“本自非动，岂有速耶？”

师曰：“谁知非动？”

曰：“仁者自生分别。”

师曰：“汝甚得无生之意。”

曰：“无生岂有意耶？”

师曰：“无意，谁当分别？”

曰：“分别亦非意。”

师曰：“善哉！少留一宿。”时谓“一宿觉”，后着《证道歌》，盛行于世。谥曰“无相大师”，时称为“真觉”焉。

禅者智隍，初参五祖，自谓已得正受，庵居长坐，积二十年。师弟子玄策，游方至河朔，闻隍之名，造庵问云：“汝在此作什么？”

隍曰：“入定。”

策云：“汝云入定，为有心入耶？无心入耶？若无心入者，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；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。”

隍曰：“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有无之心。”

策云：“不见有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”

隍无对，良久问曰：“师嗣谁耶？”

策云：“我师曹溪六祖。”

隍云：“六祖以何为禅定？”

策云：“我师所说，妙湛圆寂，体用如如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。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；禅性无生，离生禅想；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”隍闻是说，径来谒师。

师问云：“仁者何来？”隍具述前缘。

师云：“诚如所言。汝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忘，能所俱泯，性相如如，无不定时也。”隍于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，都无影响。其夜，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：“隍禅师今日得道。”隍后礼辞，复归河北，开化四众。

一僧问师云：“黄梅意旨，甚么人得？”

师云：“会佛法人得。”

僧云：“和尚还得否？”

师云：“我不会佛法。”

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，而无美泉，因至寺后五里许，见山林郁茂，瑞气盘旋；师振锡卓地，泉应手而出，积以为池，乃跪膝浣衣石上。忽有一僧来礼拜，云：“方辩，是西蜀人，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，嘱方辩速往唐土：『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，见传六代，于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礼。』方辩远来，愿见我师传来衣 。”

师乃出示，次问：“上人攻何事业？”

曰：“善塑。”

师正色曰：“汝试塑看。”辩罔措。过数日，塑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曲尽其妙。

师笑曰：“汝只解塑性，不解佛性。”

师舒手摩方辩顶，曰：“永为人天福田。”师仍以衣酬之，辩取衣分为三，一披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棕裹瘞地中，誓曰：“后得此衣，乃吾出世，住持于此，重建殿宇。”

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：

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

师闻之曰：“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系缚。”因示一

偈曰：

惠能没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对境心数起，菩提作么长。

顿渐品第八

时祖师居曹溪宝林，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。于时两宗盛化，人皆称南能北秀；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，而学者莫知宗趣。

师谓众曰：“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种，见有迟疾。何名顿渐？法无顿渐，人有利钝，故名顿渐。”然秀之徒众，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，有何所长？

秀曰：“他得无师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，岂徒然哉！吾恨不能远去亲近，虚受国恩。汝等诸人，毋滞于此，可往曹溪参决。”

一日，命门人志诚曰：“汝聪明多智，可为吾到曹溪听法。若有所闻，尽心记取，还为吾说。”

志诚禀命至曹溪，随众参请，不言来处。时祖师告众曰：“今有盗法之人，潜在此会。”志诚即出礼拜，具陈其事。

师曰：“汝从玉泉来，应是细作。”

对曰：“不是！”

师曰：“何得不是？”

对曰：“未说即是，说了不是。”

师曰：“汝师若为示众？”

对曰：“常指诲大众：住心观静，长坐不卧。”

师曰：“住心观静，是病非禅；常坐拘身，于理何益？听吾偈曰：

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；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课？”

志诚再拜曰：“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；今闻

和尚一说，便契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为教示！”

师曰：“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，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？与吾说看。”

诚曰：“秀大师说：诸恶莫作名为戒，诸善奉行名为慧，自净其意名为定。彼说如此，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？”

师曰：“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诳汝。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师所说戒定慧，实不可思议；吾所见戒定慧又别。”

志诚曰：“戒定慧只合一种，如何更别？”

师曰：“汝师戒定慧，接大乘人；吾戒定慧，接最上乘人。悟解不同，见有迟疾。汝听吾说，与彼同否？吾所说法，不离自性。离体说法，名为相说，自性常迷。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听吾偈曰：

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

心地不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身去身来本三昧。”

诚闻偈，悔谢，乃呈一偈曰：

五蕴幻身，幻何究竟？回趣真如，法还不净。

师然之。复语诚曰：“汝师戒定慧，劝小根智人；吾戒定慧，劝大根智人。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脱知见。无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脱知见。见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来自由，无滞无碍；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，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、游戏三昧，是名见性。”

志诚再启师曰：“如何是不立义？”

师曰：“自性无非、无痴、无乱，念念般若观照，常离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纵横尽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亦无渐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诸法寂灭，有何次第？”志诚礼拜，愿为执侍，朝夕不懈。

僧志彻，江西人，本姓张，名行昌，少任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虽亡彼我，而徒侣竞起爱憎。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，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，乃嘱行昌来刺师。师心通，预知其事，即置金十两于坐间。时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将欲加害，师舒颈就之。行昌挥刃者三，悉无所损。

师曰：“正剑不邪，邪见不正；只负汝金，不负汝命。”行昌惊仆，久而方苏，求哀悔过，即愿出家。

师遂与金，言：“汝且去，恐徒众翻害于汝，汝可他日易形而来，吾当摄受。”行昌稟旨宵遁，后投僧出家，具戒精进。一日，忆师之言，远来礼覲。

师曰：“吾久念汝，汝来何晚？”

曰：“昨蒙和尚舍罪，今虽出家苦行，终难报德，其惟传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览涅槃经，未晓常、无常义，乞和尚慈悲，略为解说。”

师曰：“无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”

曰：“和尚所说，大违经文。”

师曰：“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于佛经？”

曰：“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；善恶诸法，乃至菩提心，皆是无常，和尚却言是常；此即相违，令学人转加疑惑。”

师曰：“涅槃经，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，便为讲说，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，乃至为汝，终无二说。”

曰：“学人识量浅昧，愿和尚委曲开示。”

师曰：“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说什么善恶诸法，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？故吾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，故吾说常者，正是佛说真无常义。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，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，共成八倒，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。汝今依言背义，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，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，纵览千遍，有何所益？”行昌忽然大悟，说偈曰：

因守无常心，佛说有常性；不知方便者，犹春池拾砾。

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现前；非师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。

师曰：“汝今彻也，宜名志彻。”彻礼谢而退。

有一童子，名神会，襄阳高氏子。年十三，自玉泉来参礼。

师曰：“知识远来艰辛，还将得本来否？若有本，则合识主，试说看！”

会曰：“以无住为本，见即是主。”

师曰：“这沙弥争合取次语。”

会乃问曰：“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？”

师以拄杖打三下云：“吾打汝，是痛不痛？”

对曰：“亦痛亦不痛。”

师曰：“吾亦见亦不见。”

神会问：“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”

师云：“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愆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则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，痛不痛是生灭，汝自性且不见，敢尔弄人！”神会礼拜悔谢。

师又曰：“汝若心迷不见，问善知识觅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见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吾见与不见。吾见自知，岂代汝迷？汝若自见，亦不代吾迷。何不自知自见，乃问吾见与不见？”神会再礼百余拜，求谢过愆，服勤给侍，不离左右。

一日，师告众曰：“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还识否？”

神会出曰：“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”

师曰：“向汝道无名无字，汝便唤作本源佛性；汝向去有把茆盖头，也只成个知解宗徒。”

祖师灭后，会入京、洛，大宏曹溪顿教。着《显宗记》，盛行于世，是为荷泽禅师。

师见诸宗难问，咸起恶心，多集座下，愍而谓曰：“学道之人，一切善念、恶念应当尽除；无名可名，名于自性；无二之性，是名实性；于实性上，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便须自见。”诸人闻说，总皆作礼，请事为师。

护法品第九

神龙元年上元日，则天、中宗诏云：“朕请安、秀二师宫中供养，万几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师推让云：『南方有能禅师，密授忍大师衣法，传佛心印，可请彼问。』今遣内侍薛简，驰诏迎请。愿师慈念，速赴上京。”师上表辞疾，愿终林麓。

薛简曰：“京城禅德皆云：『欲得会道，必须坐禅习定；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未之有也。』未审师所说法如何？”

师曰：“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经云：『若言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。』何故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无生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禅；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；究竟无证，岂况坐耶？”

简曰：“弟子回京，主上必问，愿师慈悲指示心要，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；譬如一灯，然百千灯，冥者皆明，明明无尽。”

师云：“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义；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，相待立名。故净名经云：『法无有比，无相待故。』”

简曰：“明喻智慧，暗喻烦恼；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凭何出离？”

师曰：“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乘见解、羊鹿等机，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”

简曰：“如何是大乘见解？”

师曰：“明与无明，凡夫见二；智者了达，其性无二；无二之性，即是实性。实性者，处凡愚而不减，在贤圣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寂，不断不常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及其内外，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”

简曰：“师说『不生不灭』，何异外道？”

师曰：“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止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犹不灭，生说不生。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今亦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静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”

简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礼辞归阙，表奏师语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诏奖谕师曰：“师辞老疾，为朕修道，国之福田。师若净名托疾毗耶，阐扬大乘，传诸佛心，谈不二法。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，朕积善余庆，宿种善根，值师出世，顿悟上乘。感荷师恩，顶戴无已。”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，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，赐师旧居为国恩寺焉。

付嘱品第十

师一日唤门人法海、志诚、法达、神会、智常、智通、志彻、志道、法珍、法如等，曰：“汝等不同余人，吾灭度后，各为一方师。吾今教汝说法，不失本宗。先须举『三科法门』，动用『三十六对』，出没即离两边，说一切法莫离自性。忽有人问汝法，出语尽双，皆取对法，来去相因，究竟二法尽除，更无去处。

『三科法门』者，阴、界、入也。阴，是五阴—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也。入，是十二入，外六尘——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内六门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也。界，是十八界——六尘、六门、六识是也。自性能含万法，名含藏识；若起思量，即是转识。生六识，出六门，见六尘，如是一十八界，皆从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；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恶用即众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，由自性有。

对法，外境无情五对——天与地对，日与月对，明与暗对，阴与阳对，水与火对，此是五对也；法相语言十二对——语与法对，有与无对，有色与无色对，有相与无相对，有漏与无漏对，色与空对，动与静对，清与浊对，凡与圣对，僧与俗对，老与少对，大与小对，此是十二对也；自性起用十九对——长与短对，邪与正对，痴与慧对，愚与智对，乱与定对，慈与毒对，戒与非对，直与曲对，实与虚对，险与平对，烦恼与菩提对，常与无常对，悲与害对，喜与瞋对，舍与悭对，进与退对，生与灭对，法身与色身对，化身与报身对，此是十九对也。”

师言：“此三十六对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贯一切经法，出入即离两边。自性动用，共人言语，外于相离相，内于空离空。若全着相，即

长邪见；若全执空，即长无明。执空之人有谤经，直言『不用文字』。既云『不用文字』，人亦不合语言，只此语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『直道不立文字』，即此『不立』两字，亦是文字；见人所说，便即谤他言着文字。汝等须知，自迷犹可，又谤佛经；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若着相于外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广立道场，说有无之过患，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得见性。但听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而于道性窒碍。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；但依法修行，无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说、依此用、依此行、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问汝义，问有，将无对；问无，将有对；问凡，以圣对；问圣，以凡对。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，如一问一对，余问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设有人问：『何名为暗？』答曰：『明是因，暗是缘，明没则暗。』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余问，悉皆如此。汝等于后传法，依此转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”

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，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，仍令促工，次年夏末落成。七月一日，集徒众曰：“吾至八月，欲离世间，汝等有疑，早须相问，为汝破疑，令汝迷尽。吾若去后，无人教汝。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，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。

师云：“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，毁誉不动，哀乐不生，余者不得。数年山中，竟修何道？汝今悲泣，为忧阿谁？若忧吾不知去处，吾自知去处；若吾不知去处，终不预报于汝。汝等悲泣，盖为不知吾去处；若知吾去处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无生灭去来，汝等尽坐，吾与汝说一偈，名曰《真假动静偈》。汝等诵取此偈，与吾意同，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”众僧作礼，请师说偈。偈曰：

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；若见于真者，是见尽非真。
若能自有真，离假即心真；自心不离假，无真何处真？
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；若修不动行，同无情不动。
若觅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；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种；
能善分别相，第一义不动。但作如此见，即是真如用。
报诸学道人，努力须用意，莫于大乘门，却执生死智。
若言下相应，即共论佛义；若实不相应，合掌令欢喜。
此宗本无诤，诤即失道意；执逆诤法门，自性入生死。

时徒众闻说偈已，普皆作礼，并体师意，各各摄心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诤，乃知大师不久住世。

法海上座再拜问曰：“和尚入灭之后，衣法当付何人？”

师曰：“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，钞录流行，目曰：『法宝坛经』；汝等守护，递相传授，度诸群生；但依此说，是名正法。今为汝等说法，不付其衣，盖为汝等信根淳熟，决定无疑，堪任大事。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，衣不合传。偈曰：

吾本来兹土，传法救迷情；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”

师复曰：“诸善知识！汝等各各净心，听吾说法。若欲成就种智，须达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不生憎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融澹泊，此名『一相三昧』。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纯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成净土，此名『一行三昧』。若人具二『三昧』，如地有种，含藏长养，成熟其实；一相、一行，亦复如是。我今说法，犹如时雨普润大地，汝等佛性譬诸种子，遇兹沾洽，悉得发生。承吾旨者，决获菩提；依吾行者

，定证妙果。听吾偈曰：

心地含诸种，普雨悉皆萌；顿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”

师说偈已，曰：“其法无二，其心亦然；其道清静，亦无诸相。汝等慎勿观净及空其心，此心本净，无可取舍。各自努力，随缘好去。”尔时，徒众作礼而退。

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：“吾欲归新州，汝等速理舟楫。”

大众哀留甚坚，师曰：“诸佛出现，犹示涅槃；有来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形骸，归必有所。”

众曰：“师从此去，早晚可回？”

师曰：“叶落归根，来时无口。”

又问曰：“正法眼藏，传付何人？”

师曰：“有道者得，无心者通。”

又问：“后莫有难否？”

师曰：“吾灭后五六年，当有一人来取吾首，听吾记曰：『头上养亲，口里须餐，遇满之难，杨、柳为官。』”

又云：“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、一在家，同时兴化，建立吾宗，缔缉伽蓝，昌隆法嗣。”

问曰：“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，传授几代？愿垂开示。”

师云：“古佛应世，已无数量，不可计也。今以七佛为始，过去庄严劫—毗婆尸佛、尸弃佛、毗舍浮佛，今贤劫—拘留孙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、释迦文佛，是为七佛。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、第二阿难尊者、第三商那和修尊者、第四优婆鞠多尊者、第五提多迦尊者、第六弥遮迦尊者、第七婆须蜜多尊者、第八佛驮难提尊者、

第九伏驮蜜多尊者、第十肋尊者、十一富那夜奢尊者、十二马鸣大士、十三迦毗摩罗尊者、十四龙树大士、十五迦那提婆尊者、十六罗罗多尊者、十七僧伽难提尊者、十八伽耶舍多尊者、十九鸠摩罗多尊者、二十闍耶多尊者、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、二十二摩拏罗尊者、二十三鹤勒那尊者、二十四师子尊者、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、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、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、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、二十九慧可大师、三十僧璨大师、三十一道信大师、三十二宏忍大师，惠能是为三十三祖。从上诸祖，各有禀承；汝等向后，递代流传，毋令乖误。”

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，于国恩寺斋罢，谓诸徒众曰：“汝等各依位坐，吾与汝别。”

法海白言：“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？”

师言：“汝等谛听！后代迷人，若识众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识众生，万劫觅佛难逢。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。欲求见佛，但识众生；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自性若悟，众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众生。自性平等，众生是佛；自性邪险，佛是众生。汝等心若险曲，即佛在众生中；一念平直，即是众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；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，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，故经云：『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』吾今留一偈，与汝等别，名《自性真佛偈》。后代之人识此偈意，自见本心，自成佛道。偈曰：

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；

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堂。

性中邪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住舍；

正见自除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
法身报身及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；
若向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
本从化身生净性，净性常在化身中；
性使化身行正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
淫性本是净性因，除淫即是净性身；
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性刹那即是真。
今生若遇顿教门，忽悟自性见世尊；
若欲修行觅作佛，不知何处拟求真。
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；
不见自性外觅佛，起心总是大痴人。
顿教法门今已留，救度世人须自修；
报汝当来学道者，不作此见大悠悠。”

师说偈已，告曰：“汝等好住，吾灭度后，莫作世情悲泣雨泪，受人吊问，身着孝服，非吾弟子，亦非正法。但识自本心、见自本性，无动无静、无生无灭、无去无来、无是无非、无住无往。恐汝等心迷，不会吾意，今再嘱汝，令汝见性。吾灭度后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。若违吾教，纵吾在世，亦无有益。”复说偈曰：

兀兀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；寂寂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。

师说偈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谓门人曰：“吾行矣。”奄然迁化，于时异香满室，白虹属地，林木变白，禽兽哀鸣。

十一月，广、韶、新三郡官僚泊门人僧俗争迎真身，莫决所之，乃焚香祷曰：“香烟指处，师所归焉。”时香烟直贯曹溪。十一月十

三日迁神龕，并所传衣 而回。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，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。门人忆念取首之记，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，忽于塔内白光出现，直上冲天，三日始散。韶州奏闻奉敕立碑，纪师道行。师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传衣，三十九祝发，说法利生三十七载，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，悟道超凡者，莫知其数。达摩所传信衣、中宗赐磨衲宝 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等，主塔侍者尸之，永镇宝林道场。流传《坛经》，以显宗旨、兴隆三宝、普利群生者。